

EL VERANO DE LOS
JUGUETES MUERTOS

ANTONIO HILL

玩偶死去的夏天

〔西班牙〕安东尼奥·希尔 著 赵小阍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EL VERANO DE LOS
JUGUETES MUERTOS
ANTONIO HILL

玩偶死去的夏天

〔西班牙〕安东尼奥·希尔 著 赵小闯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-2016-3673

Antonio Hill

EL VERANO DE LOS JUGUETES MUERTOS

© Toni Hill Gumbao 2011

© Random House Mondadori S.A. 2011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6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玩偶死去的夏天/(西)安东尼奥·希尔著;赵小
闯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(黑色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1721-5

I. ①玩… II. ①安… ②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西
班牙-现代 IV. ①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21312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彭 伦 仲召明
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50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721-5
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| 目 录

昨 天	/1
星期三	/5
星期四	/53
星期五	/131
星期六	/197
星期天	/277
今 天	/313

昨 天

我有好长时间都不再想艾瑞斯，更不愿意回忆她死去的那个夏天。我觉得自己是想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，就像小时候摆脱噩梦和可怕的事情那样。现在，我每次想起她时，脑子里只有最后一天的情景，而此前的所有记忆似乎都被抹掉了。我只要闭上双眼就能回到那所老旧的大房子，回到那间摆着空床、等待着下一批孩子入住的冷清寝室。那是我六岁那年参加的夏令营：那天晚上我很害怕，不敢睡觉……不对，我记错了：那天凌晨我的表现还挺猛的：违反营规，只身投入到黑暗之中去找艾瑞斯。可我找到她时，她已经淹死了，浮在水池里，周身环簇着一圈毫无生气的玩偶。

星期三

1

清晨八点，闹钟刚响了一声，就被埃克托尔摁掉。他已经醒来几个钟头，可还是觉得身上有种说不出的乏。他使了一把劲，从床上起来，去洗澡。喷头滋出来的凉水冲走了他的疲倦，时差反应也没那么厉害了。他昨天下午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到巴塞罗那，这段旅行长得让人受不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他在机场行李处又多耗了几个钟头。那个女行李员简直就是一个虐待狂，前世肯定是英国哪所女校宿舍的女舍监。她盯着埃克托尔的眼神就好像他的行李长了腿，跟一个没有他那么不招人待见的人跑了。他尚存的那么一点儿耐心在机场彻底泯灭。

他使劲擦干身子，可脑门上立马又冒出汗。巴塞罗那的夏天就是这么黏糊糊、腻歪歪，像一摊化掉的冰淇淋。他在腰上裹上浴巾，走到镜子前：胡子也没刮……烦！他回到卧室，从衣柜里翻出一条内裤穿上。幸亏昨天丢的那个行李箱里装的都是冬装，他没费什么事儿又拎出一件短袖衬衫、一条裤子穿上，然后光脚坐到床上，长出一口气。长途旅行的疲乏又回来了。他真想重新躺下，闭上眼，管他什么十点钟的约会。可他知道不能这么干。“我埃克托尔·萨尔加多绝不失约，就算约了宰我的刽子手，也准时到达！”他一边苦笑着自嘲，一边用右手在床头柜上摸索着手机。手机快要没电了，充电器装在那个倒霉

箱子里。昨天他太累，懒得打电话，或许他想等别人想起他来，主动联系他。他打开手机里的通讯录，找到露丝的号码，盯着显示屏发了会儿呆才按下拨号键。他一直通过手机联系露丝。露丝已经另有伴侣，有了新家，他不乐意打露丝的座机。话筒里传来她的声音，有点沙哑，没睡醒似的：

“埃克托尔？”

“我把你吵醒了？”

“没有……嗯，算是吧，”露丝忍着笑说，“反正我也想起床了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“哦……不好意思。我昨天下午就到了，那帮蠢货把我的行李箱弄丢了，我在机场耽误了半天。我的手机快没电了，就是告诉你一声，我到了，挺顺利的。”他突然觉得有点儿别扭：怎么像个没话找话的孩子？

“在路上还好吗？”

“一切顺利，”他顺口答道，“吉耶尔莫还在睡呢？”

露丝笑了。

“你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次，口音就变一次。吉耶尔莫不在，我没告诉你吗？他去海边一个朋友家了，要在那儿待几天，”她又补充一句，“不过，他现在肯定也睡着呢。”

“哦，”他停顿片刻——他们最近说话总这么磕磕绊绊的，“他还好吗？”

“挺好的，可我得把话说前面，这孩子如果总这么叛逆，我就自费把他给你发回去。”露丝笑道。他能想得出露丝笑时眼里泛光的模样。“喂，埃克托尔，你的家人、朋友都怎么样啊？”她的语气变得温柔些了。

“我十点钟要见萨瓦尔。”

“好啊，稍后跟我说说你们见面的情况。”

埃克托尔沉吟片刻后低声问道：“咱们一起吃顿饭？”

她迟疑了一下才回答：“我跟别人约好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又过了一阵，埃克托尔觉得手机电量快要被耗光时，听到里边传来一句话：“要不，咱们在饭点之后一起喝咖啡吧……”

手机没电了。他没来得及回话，手机变成一块死气沉沉的铁疙瘩。他恼怒地看了看手机，然后目光转向光脚丫子，“腾”地一跃而起，冲向挂满空衣架的衣柜，仿佛刚才简短的通话给了他勇气。

埃克托尔住在城市新区里最常见的那种大片住宅楼里最平常、最不起眼的一栋三层小楼的第三层。这里紧邻地铁站，跟兰布拉大道只相隔两个街区，这条兰布拉大道和旅游手册上的那条可不是一码事。这套公寓只有一个可取之处：房东没拿毗邻海滩说事儿，跟风涨房租。另外，二楼空着，一层只有房东：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太太，压根儿就懒得爬这几级楼梯，所以楼顶平台归埃克托尔独享。他和露丝一起拾掇过这个旧平台：在平台一侧搭上顶棚，种了花草，夏天还摆上餐桌椅子，在这儿吃晚饭。现在，花草都蔫死得差不多了。自从露丝走后，他几乎就没再上来过。

埃克托尔走到一楼房间的门前，门打开了。房东老太太卡门迎着他走出来。

“埃克托尔。”她像往常那样笑着打招呼。埃克托尔总觉得，他老了以后，应该做个像这老太太这么好的老头儿，或者干脆找个这么好的老伴儿。他停住脚，笨手笨脚地亲了一下老太太的脸。表达亲昵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。

“我昨天就听见楼上有声音，但怕你太累，就没上去。想喝咖啡吗？我刚煮好的。”

“您太会心疼人了。”

“少说没用的，”老太太答道，“男人得吃饱早饭再出门，来吧，到

厨房去。”

埃克托尔顺从地跟她进了厨房。厨房里四溢着咖啡的香气。

“卡门，我最惦记的就是您煮的咖啡。”

卡门给他倒了一大杯咖啡，加上几滴牛奶、一小勺糖。卡门端详了他一会儿，不太满意地皱了一下眉。

“早上不光要吃饱，还得把脸刮干净。”她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您就别跟我这么较真儿了，我这不是刚到吗。”他赶紧求饶。

“少来这套。怎么样？”她慈爱地看着他问道，“你回国之行还好吗？想抽烟就抽吧，我知道你犯瘾了。”

“卡门，您太会疼人啦，”他点上一支烟，“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就没有有钱老头儿追您呢？”

“那是因为我不喜欢老头！我过六十五岁生日时，在四周转了一圈儿，然后对自己说：‘打住吧，卡门，该消停了，今后就在家看影碟混日子吧。’对了，你借给我的那些影碟在那儿呢，我都看完了。”卡门骄傲地说。

埃克托尔收藏的电影光盘，能让顶级电影发烧友自愧不如，艳羡不已：从卡门最喜欢的好莱坞经典到最新上映的大片，林林总总，随意码放在架子上，占满一整面墙。他每次失眠，都会随意抽出两盒，歪在沙发上看。

“片子太好看了。”卡门号称是格蕾丝·凯利的粉丝。她说自己年轻时长得像格蕾丝·凯利。“你别打岔。你在那里到底过得怎么样啊？”她问道。

埃克托尔慢悠悠地喷出一口烟，搅动咖啡。老太太不依不饶地盯着他，那双蓝色的眼睛！当年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因为这双眼睛丢了魂儿……卡门不是靠回味过去的风光活着的那种老太太，不过露丝说，她至少嫁过两个丈夫，还有一个情人。卡门自己说，那两个丈夫都是

平庸之辈，那风流情人倒让她牵挂了一辈子。那个情种最后还留给她这幢三层小楼，供她安度余生。她要不是给了儿子一层，日子可能比现在还好过。可前些年，她的儿子出走了，一去不回。

埃克托尔又给自己添了点儿咖啡，本想挤出个笑脸，可脸上的倦容和眼睛里的郁闷让他笑不出来。“我不能跟您说瞎话，非常操蛋——对不起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什么事儿都那么操蛋。”

卷宗 1231-R

H·萨尔加多

待结案卷

黄色文件夹上，贴着同样是黄色的便利贴，便利贴上面有记号笔写出的简短的三行字。

警察局长萨瓦尔懒得看这个标签，直接打开文件夹，重新浏览口供、笔录、法医鉴定之类的文件。其实，他对所有资料已经熟得能背下来：无非是暴力执法，那个混蛋挨揍的伤情照片，那可怜的尼日利亚姑娘的照片，拉瓦尔区那套窝藏姑娘们的公寓的照片，还有关于这个案子的不少剪报，少数几条用心不良的报道故意夸大警察执法过当、种族歧视和滥用职权的情节。他“啪”地一下合上文件夹，看了看办公桌上的座钟。“还有五十分钟。”他把椅子向后推了推，把腿伸直。这时候，有人敲了两下门，他还没说话，敲门的人就闯了进来。

“他来了？”他问道。

进门来的女人没问他是问谁来了，直接摇摇头算是回答，然后缓慢地把双手搭在他桌子对面椅子的椅背上，看着他的眼睛，直接问道：“你打算怎么跟他谈？”兴师问罪的语气。

萨瓦尔一耸肩膀，动作轻微得几乎察觉不到。

“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，你想让我怎么跟他说？”

“行！你真是够可以的。”

“马尔蒂娜……”他本打算口气硬一点儿，可又抹不开面子真跟她发脾气，只好又压低声音，“我他妈的也身不由己呀……”

她一点儿也没客气，把椅子往后一撤，坐下，再拖着椅子往桌边挪了挪。

“你究竟打算怎么办？那家伙早就出院了，活蹦乱跳，好像得到了重生，正忙着另起炉灶呢！”

“别再烦我啦！马尔蒂娜！”他终于发火了，脑门上开始冒汗。他早晨起床时，决定今天不发火的，可他毕竟只是个普通人啊！

他打开文件夹，发纸牌似的把照片摊在桌上：下颚被打碎，两根肋骨骨折，头和腹部有挫伤。整张脸成了猪头。埃克托尔一时冲动，闯进那王八蛋家里，给这家伙一顿好揍，幸亏没查出有什么内伤。

这些马尔蒂娜都清楚。她也明白，她如果坐到对面那个位置，她的想法会和现在的老板一样。但是，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位马尔蒂娜·安德鲁副警长的品性，那就是仗义：对家人、同事和朋友两肋插刀。她从来只把人分成两拨儿，她只对自己人的事上心，其他人怎么样不关她的事。埃克托尔·萨尔加多是自己人，毫无疑问。因此她才提高嗓门，故意用嘲讽的口气向她的头儿发难：“你把另外那几张照片也亮出来，就是那个女孩儿的照片！咱们也看看那该死的黑鬼巫师是怎么作践这可怜孩子的！”

马尔蒂娜·安德鲁跟萨瓦尔共事多年，是他最器重的部下。萨瓦尔听到这儿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可别随便乱说‘黑鬼’这个词，咱们现在就差种族歧视这一条了。”他见马尔蒂娜做了个满不在乎的表情，接着说道：“不能把那个姑娘的事当成出手伤人的借口……你、我、埃克托尔都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个畜生律师也明白，”他压低声音说，“他前天

来过。”

马尔蒂娜听罢立即皱眉。

“就那谁，他叫什么来着……反正那律师来过了。我跟他说得很清楚了，要么撤诉私了，要么他的当事人这辈子别想安生，他上厕所都会有警察盯着他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马尔蒂娜已经换上钦佩的神情，问上司。

“他说得跟当事人商量。反正我把上不了台面的话跟他说尽了，我们说好，他今天十点会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他们如果同意撤诉呢？你答应他们什么了？”

萨瓦尔正要回答，桌上的电话响了。电话铃声听起来像警报声，他无声地向下属做了个“安静”的手势，拿起电话。

“喂？”他面无表情地听了一会儿就不耐烦了，“不行，不行，我没空，我过一会儿给她打过去。”他猛地把电话挂断，对女警官说：“乔安娜·比达尔……”

她长叹一声。“她怎么还打电话来啊？”

警察局长耸了耸肩，问：“她那件案子没什么新进展吧？”

“没有，你看过报告了，那个男孩不小心从窗户栽出去，纯属意外。”

萨瓦尔点头。

“报告写得不错，挺严谨的。看得出是花工夫写的，对吧？”

“对，我让她重新写的，最后这遍写得挺好，”马尔蒂娜笑着说，“这姑娘真聪明。”马尔蒂娜从来不会轻易夸人。

“这女孩子的简历无可挑剔，”警察局长称赞道，“同期生里的第一名，上级对她评价极高，还在国外接受过培训……就连对新手从来不会客气的洛嘉都给她写了份嘉奖信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他好像说过这姑娘天生就是干侦探的料。”